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六回 商天理肆惡辱明醫 秋杰士奮威誅劇賊

詩曰： 妄圖蠅利涉邊庭，誰料窮途禍逐身。  
失馬塞翁何足據，反攜重橐樂餘生。

話說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癸亥日，詔傳位於太子，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，大赦天下，除十惡大逆之外，應有罪犯，盡行赦免。那天使早晚將到辰州，裴大尹聞此消息，喚心腹書吏商議說：「這瞿天民二次療瘵夫人險疾，前已吩咐候復刑上司來時，令彼母親告狀，救他出獄。不期候久，刑曹並無差委。今幸皇上聖恩，大赦天下，也是一個好機會。奈何人命在於不赦之列，怎麼區處？」書吏道：「老爺筆下超生，有甚難處，將瞿天民招詳換了字眼，踢傷致死的『踢』字改為『誤』字，則情輕罪減，可入大赦之列。」大尹道：「瞿生招由，各上司皆已申詳定了，怎好改的字眼？」書吏道：「老爺另作文書，申行上司，只說瞿某人命事細訪復鞠，的係誤傷，罪減三等，脊杖八十，發配附近州縣。老爺天斷，誰敢有違？」大尹大喜，星夜改換文書，遍申省院。

不數日，聞齋詔天使已到，裴大尹將瞿天民填入赦冊，呈詳本府，府官轉解京都，所有應赦罪犯，盡行出獄。當下瞿天民遇赦，拜謝縣官回家，母子夫妻相見，抱頭痛哭。備言歷過苦楚，並縣官夫婦特赦之德，婆媳頂禮不盡。次日，親朋鄰族探望賀喜者接踵而至。瞿天民先謝了附近親友，次後進城拜謝劉浣、濮太公、耿憲並日前公差之恩。各處盤桓，不覺天暮，復轉劉浣家裡借宿。閒話間談及往事，瞿天民問皮廿九、裘五福近日何如？劉浣道：「自兄成獄之後，皮、裘二人得耿寡婦若干銀兩。誰想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皮廿九這廝不消數日，賭得罄盡，偶因醉後跌折右足，至今臥牀不起。裘五福娶一渾家，因色慾過度，染成怯症，未知生死若何。今喜仁兄脫離狴犴，善惡之報顯然，誰云天理不近？」二人歡悅，談至三鼓，同榻抵足而睡。次早，相別出城。

正行到城門口，忽見一人迎住，聲喏道：「瞿相公何處去來？教小人尋得好苦。」瞿天民仔細看時，卻認得這人是楊太尉府中幹辦，答禮道：「老哥何事相尋？」那幹辦道：「太尉爺第四位夫人耽孕十三月，今早臨盆，奈何難產，太尉爺著小人求相公醫治，遍處尋覓不見，今得路遇，造化，造化！」瞿天民暗想，二異人賜我十數片柑瓢，因醫裴翁夫人去了一半，今尚存一半在此，也是前緣相湊。便應道：「學生有妙藥，服之易產。但貴府遠，我若親去診視，惟恐耽遲誤來，今付藥與兄，速去！」幹辦接藥，叫了一聲：「謝相公！」飛也似去了。瞿天民自回家裡。

至晚臨睡時，忽聽叩門聲急。開門問時，卻是近鄰一老嫗，為與兒子爭鬧，得了心疼病症，十分沉重，這兒子慌了，乘夜奔來求藥，瞿天民也將餘下的荔枝核把與他去。次早，鄰嫗的兒子親來拜謝，說母親好了，送白米五斗、紵線一斤，以為藥費。至午後，楊太尉差幹辦齋白銀十兩、黃帝《素問》一部、謝帖一紙，到瞿家酬謝，備說四夫人服了相公妙藥，立刻產下一男、一女，老爺大喜，奉薄禮為謝。瞿天民收下禮物，留幹辦酒飯，交與謝帖去了。瞿天民暗思：醫道這等妙的，要俺讀書何用？異人所授之物，今已用完，如遇人來求藥，將何按應？不如棄儒就醫，亦成名士。當下晝夜究習醫理，參詳解悟，洞識陰陽造化之妙，凡是疑難病症，藥到即痊，求醫者絡繹不絕，因而大獲利益，家道巨富，又連生二子，無不稱賀。有詩為證：

業擅岐黃妙入神，杏林功滿獲聲名。  
櫃金囊帛何須羨，更喜趨庭有二英。

話說城內虹玉橋有一富戶，姓商名星，因他做人奸險，為富不仁，故人起他一個混名喚做天理。年過五旬，生得一子，且是百般伶俐。年登九歲，身染痘症，延請瞿天民治療。瞿天民看了，回覆道：「這痘色晦滯無光，兼且鼎連腳細、血虛火盛之症，多分有變而難治。」商天理叩頭求懇，瞿天民只得下一劑散毒解熱發表的藥，吃下去漸漸痘色紅潤。商天理日日登門，求請瞿天民看視。延至七日，痘發成粒，薄有五分漿意，但是口渴發喘，啼哭不睡。瞿天民道：「天色炎暑，這樓子上甚是悶人，不如將令郎移至樓下軒子中，清涼靜雅，便於調攝。」

商天理信服，即將兒子移下樓來，晚上和妻妾同在軒子內吃酒，三人廝齷著兒子。不期二犬於桌下爭食，咬將起來，搖動那桌子把碗盞都傾翻地上。這孩子吃了一驚，頃刻間痘瘡倒靨漿水乾涸，痰壅發喘，捱至五更，嗚呼哀哉。商天理捶胸跌腳，大哭一場，連曉帶了僮從趕到瞿天民家裡吵鬧。瞿天民看不是勢頭，閃入後邊躲了。商天理一面喊罵道：「好好一個孩子，被你醫壞了，又教我移將下樓，被犬驚嚇，痘變身死，令我絕了後代。打！教你這闖牢洞不死的賊犯筋斷骨折，出我怨氣！」

將店面牌扇桌椅傢伙盡行打碎，眾鄰舍再三勸解，才得住手，一路罵回去了。瞿天民出來，謝了眾鄰，將那打碎牌扇藥櫥藥箱諸樣傢伙盡行燒燬，對天立誓：「永不行醫！」

過了月餘，恰值早秋天氣，瞿天民收買五七百綢緞，往恒州貨賣。當下辭別母、妻，帶了僕人瞿助，出西門，從沅水河下船，逕到黎陽鎮，發貨上岸，覓一店家，僱幾輛車子裝載。

店家相陪飲酒，只見一漢子也在店中僱備小舟，見了瞿天民，疑問道：「尊駕從何處來？似有半面之識。」瞿天民凝眸熟視，答道：「與君恰是面善，不知甚處會來？」那漢子想了一會，又問：「足下莫非姓瞿麼？」瞿天民道：「然也。」那漢子笑道：「我省著了，昔日曾於敝鄰盧宅相會，因兌銀兩，盛使與敝鄰有言，小子在彼息爭，君憶之否？」瞿天民道：「原來是盧長者高鄰，向承雅愛，相別數年，足下姓字實已忘懷，乞求見教！」那大漢不是別人，就像昔年打劫耿家財物、殺死兔兒的豪士秋僑。當日得了那一行財物，舊性復萌，每年春盡出去做這家道路，一交秋初即回家安坐，數年之間得了若干財寶。當年三月起程，一路尋趁，不能著手。五月盡，在杭家鎮客館中遇著兩個僧人，是五台山化緣和尚，因往汴京化塑銅佛三尊、羅漢五百尊，騙的銀兩不下千金。這秋僑看上了，隨路尾去。行至僻靜路口，秋僑趕上，一箭射去，射傷了後邊和尚一片頂皮。只指望驚嚇他撒下行囊，不期前面那和尚暗裡回射一箭，射中秋僑右臂，翻身落馬，幸得那和尚不轉來殺害，逕自去了。秋僑暈倒草地上，半晌方得甦醒。掙扎起來，拔出箭鏃，便袋裡取出刀創藥敷上，紮縛定了，上馬回轉店中，將息月餘，漸次金創收口。出門數日，毫無所得，反賠出己資盤費。

正是乘興而出，敗興而返。當下見了瞿天民，備言姓名，兩下歡喜相邀，同席飲酒。秋僑又問：「向聞相公被劫，兔兒身死，敝鄰盧君不時催並縣官追緝大盜。已經數年，並無下落，不知相公去後，一路事體若何？」瞿天民把那遇二仙逐龍、授藥，及回家因皮氏人命定罪繫獄，遇赦行醫，為商星打鬧以致為客一事，細細說了。秋僑道：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祿。相公正當發跡！」瞿天民遜謝。忽見瞿助來說，店主講車輛未齊，須待明早起行。秋僑道：「正妙，今幸會同宿一宵，明早奉別。」

當晚談至更深，各自歇息。秋僑睡著想起昔日打劫耿家銀兩，一來見財起意，二則因兔兒這廝刁鑽無狀，故行殺害，反累這至誠人坐獄數年，幾喪其命，幸喜遇赦寧家，置貨恒州生理：「他怎知道北路好漢最多，前途難免艱阻，不如伴彼同去，改邪從正，少贖前過。」以心問心，籌畫定了。

次早起來，梳洗畢，問店主取了僱船的定錢，對瞿天民道：「小子有一舍親，在恒州為客，久不回家，愚意欲往彼探望，因隻身路遠，躊躇不決。今喜得相公往北生理，敢相附同行，提攜則個！」瞿天民道：「小弟久聞恒州緞匹生理甚獲利息，故銳意一行。只為路徑生疏，心懷猶豫，若待大駕同往，小弟之福也！」秋僑大喜。二人算還店帳，隨即動身。一路起止，盡憑秋僑張主，要行即行，要止即止。行了數百里路程，早到平山地面。因天色微雨，漸漸昏黑，不能入城，就於郭外客店中投宿。

二人下車，店中後生將車子推入店側空房內安頓。少頃，店主出來相見，問及發緞匹至恒州貨賣，十分欽敬，迎入客廳坐地，點上一支大燭，搬出酒肴果品，敘坐而飲。數杯之後，取出大觥，慇懃勸酒。瞿天民吃得酪酊大醉，秋僑推辭量窄飲少，被店主再三相勸，也吃了十數杯酒，不覺面紅耳赤，倚桌而睡。裡邊搬出飯來，二人搖頭不用。店主令兩個後生攙扶二人上客樓宿歇，瞿助

也一步一跌的扒上樓來。

那兩個後生稟道：「奉家主之命，候二位爺睡了才去。」

瞿天民竟不知東西南北，也不脫衣服巾幘，放倒頭逕自睡了。

瞿助一骨碌睡倒側首鋪裡。秋僑低頭作嘔，含糊道：「去了罷！」

那後生道：「爺酒後請自安睡了，男女們方好下去。」秋僑也和衣滾倒牀上。那兩個後生提著燈將門反拽上，下樓去了。

原來秋僑是個千壺不醉、萬盞不辭的好量，只因當日一進店裡，見店主生得青年雄壯，面有殺氣；次後見說販緞子客商，一時喜盈於色；又見杯盤羅列，酒味香醜，輪流苦勸不輟他是個老江湖，看了這樣景象，怎不生疑？故佯推沉醉，坐立不住；及上樓時，忽聞一陣血腥之氣，隨風撲鼻；又見那兩個後生定要候睡，執燈才去，心下十分疑惑。當下悄悄起來，坐於牀上側聽：瞿天民主僕二人鼾聲如雷。秋僑暗想：「這瞿生是個初出江湖的嫩漢，不知利害，恁地好睡！」又覷樓下並無燈火，四圍沒一些亮光。秋僑腰下刀鞘裡抽出背厚刀二寸闊、尺八長、明晃晃的一柄刀來，這刀因殺的人多，黑夜有光。秋僑拿在手中，跨下牀來，將刀不住搖晃，隨處閃爍生光，在樓上遍處照看，四圍門扇壁上都是端正的，並無一毫罅隙。又掇條杌子，站上去看，牀頂灰塵滿積，亦無門路。次後摸到東壁角看時，只見一隻缸，口在下底向上，倒放在那裡，上面堆著幾領舊草蓆。秋僑輕輕提過，卻是一隻無底缸，將手摸看，四圍光溜溜的，望著下面黑洞洞不見分曉。秋僑想道：「是了，此必是賊人出入之處。」移過杌子，坐於缸邊候。

等至二鼓，忽聽得樓下腳步響，秋僑執刀在手，只見一人從缸底伸起頭來，被秋僑揪住頭髮，一刀砍去，正砍中脖項，那身子撲地一聲往下倒了，提起那顆頭來放在缸邊。候至三鼓將絕，又聽得樓下有人行動，忙掣刀在手，條忽間缸底又扒入二個人來，也被秋僑劈角兒揪住，一刀砍中頰腮。那人叫聲「阿呀」，負疼發暈，兩腳墜空，往下亂跳。當不得老秋力大，輕輕的提住，將刀晃亮，照脖子漸刺地砍了一刀，一股鮮血直衝上來，不覺身首異處。只聽得當地一聲響，那屍首連刀墜將下去，秋僑依舊將頭放在缸邊。坐得片時，忽見樓下隱隱有亮光射出來，一個人口裡念誦道：「這幾個送來烏男女，不消俺老爺指頭一刺。恁地兩個好漢來了多時，還不了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出來，猛見胡梯邊兩個屍首橫倒在地上，吃了一驚，回身便走。秋僑見了，從缸口躡身跳下，隨後趕去。那漢慌了，口裡喊叫：「有賊！」棄燈地上，奔入中門，秋僑也跨入中門。那漢壁邊搶了一條柴棒，劈頭打來。秋僑眼快，忙用刀隔開，趕進一步，一刀砍中肩膊，那漢撲地便倒，頭顱上又復一刀，眼見得不活了。秋僑正要轉身，門側首搶出兩個後生來，大喊：「捉賊！」皆被老秋砍了，復身奔入內房來，將一家男女盡皆殺了，只有一個披髮丫鬢跪下乞命。秋僑聽是南方聲音，停刀問道：「汝是他家何人？快快講來！」那丫鬢哭道：「奴是揚州人，姓薛小名壽姑，舊歲爹娘將我賣與保定富商為妾。那商人回北，帶奴到這裡投宿，夜間商人被他家謀死，饒奴不殺，說留下與他家第三個官人為妻，今年年底完親。這是真情。乞爺饒命則個！」

秋僑道：「既是南人，我不殺你，不必慌張，且站起講話。這家子男女共有幾人？怎地傷人性命？可與我說知。」女子道：「他家姓仰，嫡親弟兄三個。長兄叫做仰大，第二個叫仰二，結末的叫做仰三，在此招接客商，覷見財貨厚重的，即便下手。那缸子是他們出入之路，倘店內無客時，夜後就出外生理。日間見爺爺有幾車緞匹，便動了心，故夜間大兄弟二人先來謀害。這仰三等兩個更次，不見動彈，故奔出來瞧看。他家有二嫂子、三個孩子並兩個後生，別無人伴。」

秋僑又問：「他家得的財物，藏於何處？」女子舉手指著西南角小閣裡道：「兀的不是放金寶的去處也！」秋僑向前一步，側首瞧時，恰是一間小小柴房。不知這女子說話虛實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